

清俞曲園著
茶香室叢鈔

第八冊

進步書局
校印

茶香室續鈔卷十三

德清俞樾著

經史釋音有首釋末釋之別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為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為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乎尹二字。以尹為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見葉紹翁聞見錄。

榮陽呂公讀書法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榮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讐正官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唐太宗命秘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置讐正二十員。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刻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余謂讐正官之名。更雅於詳正。

李善注文選有數本

宋王謙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

文中子阮夔本不同

宋陳亮龍川集書類次文中子後云。阮氏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

按直齋書錄解題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十卷。正議大夫淄川夔鼎臣輔之撰。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川跋云。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今世間所行者。皆阮本。惜未得夔本校其異同也。

左錦

國朝閻若璩潛邱劄記云。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

按今坊間盛行馮李驊左繡一書。而傳青主之左錦。則世無知者矣。

李商隱撰蜀爾雅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蜀爾雅三卷。不著名氏。館閣書目。案李邕鄂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按李商隱有蜀爾雅。亦世所罕知也。

李氏兩花萼集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淦子召。澗子秀。皆有官闕。

按唐書李又傳。又字尚真。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世多知之。不知宋時。亦有此李氏花萼集也。據直齋解題。此集歸入歌詞類。則詞集。非詩文集。

書叙指南

明楊慎升庵集云。書叙指南。專為尺牘設。所引諸書。今多亡逸。如書集一書。古人尺牘之會彙者。隋經籍志。即無其目。以此知古書之不傳者。何限哉。書集中所引朱娥

王姬特多婦人之文。又不知其何也。

郎瑛續庚己編

國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記有郎瑛續庚己編。按明陸粲有庚己編亦見絳雲樓書目。郎氏此書必繼陸氏而作者也。今世止傳郎瑛七修類稿。而此書不傳。

說郭全部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為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為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以為說郭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嘗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亡矣。

馬氏繹史有改定本

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云。鄒平馬公驥。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公不覺首肯。余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繹史有今文

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按今行釋史本。無今文古文之別。潛邱所見之本。惜不傳也。往年戴子高嘗為余言。釋史中所載偽古文尚書。宜刪去之。蓋不知有此說。

南京景物略

國朝宋榮筠廊偶筆云。麻城劉同人。洞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

按人知劉有帝京景物略。不知更有此作。惜不傳耳。

辨鳩錄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辨鳩錄一卷。不著名氏。譯語也。凡八篇。余謂辨鳩之名。施之契丹。殆未當。

勸善書

國朝葉名澧橋西樸記云。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誠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景良。括蒼人。亦有為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宦

蹟。功在生民。慶留後裔者。以為一編。為有位者勸。名澧曩見千古功名鏡十三卷。亦宋人所撰。題曰瑞鼈。吳大有勉道編。其書以陰德為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感應尤切者。附着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刊成於永樂三年。尤為繁富。

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撰太平廣記。首列引用書目。有冥報拾遺。陰德傳。感應傳。報應錄。報寃記。警誡錄等書。皆宋以前舊籍。亦勸善書也。

精騎集

明何孟春餘冬叙錄云。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嘗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奉答邢邵曰。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東萊之所名者。亦取之孫奉所云。而晦庵不言少游已有此集。何也。

按此則少游與東萊並有精騎集。今皆不傳。其書雖紫陽所不取。然使至今尚存。亦學者所寶矣。

課孫草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辰玉辛丑授官。即奉差歸里。日惟課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今日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筆。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

按所謂大父者。王大倉也。辰玉即太倉之子。近時陳太僕有課孫草之刻。余亦曾襲其名。皆本太倉也。

太公家教

唐李翱文集答朱載言書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

按太公家教不知何書。

宋項安世項氏家說曰。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據此則宋時尚有之也。

黃九煙重編百家姓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百家姓但有字。無文理。黃九煙編之成文。妙矣。

按此書今不傳。

又按尤侗艮齋雜說黃九煙有改韻千字文。

寄園寄所寄又云前朝千家姓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

按此則明時別有千家姓一書也。

百家姓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御製百家姓首曰孔師闕黨孟席齊梁高山瞻仰鄒魯崇
昌冉李宗政游夏文章即開端數語已見崇儒重道之盛心矣。

按今世通行百家姓仍是趙錢孫李舊本而聖祖御製舉世罕見不知當日曾
頒列學官否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院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
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失之矣其中如翫之
音萬軒之音呼榻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而強更
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

按明代有千家姓今亦無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間。嬖倖錢甯。冒國姓。其嬖也。氏死。朝士有作莫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也。錢不納。俾改正。始受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姓者。又四川雄鎮府女士官者。氏正堪。與錢甯嬖也。氏作確對。

按如沈氏之意。又似也。姓應作也矣。

萬字文

明楊慎升庵集云。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按萬字文不傳。未知如何。

洪武通韻

明周賓所識小編云。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聲音文字統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木天。正統中修書。中官

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

按明史藝文志。趙古則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即此書也。又有六書本義十二卷。

又按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六書本義十二卷。聲音文字通十二卷。均注趙撝謙。然則此書自名聲音文字通。七修類稿作統誤也。惟其人名撝謙。古則當是其字。故稱之曰古則趙先生。非斥其名可知矣。明史竟書趙古則。非也。又書止十二卷。史云一百卷。誤以一冊為一卷耳。

明行人司藏書最富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翰林名讀中祕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牘。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即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是明代提牢廳亦蓄書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庵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陽縣。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按今謂刻書之不精者。曰麻沙本。以此。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麻沙書版。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衍聖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尚書胡濙奏聞。許之。並令有司。依時值買紙摹印。宏治十二年。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詵。請於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侍讀汪佃領其事。皆載禮部奏稿。是明時麻沙書版。且有官監校矣。今則市屋數百家。無一書坊。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為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然書坊村所印之書。謬脫舛漏。紙甚醜惡。數百年擅名之區。不知何時降至此也。

又云。按石林燕語云。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宋時麻沙版之著稱。特以其多耳。非為精美也。今按明代屢有釐正監校之命。則其多而不精可見矣。

閻闈淘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閻闈淘真之本之起亦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按淘真不知何書。以七字為句。殆即今之彈詞。明代當尚有其書。故郎氏得見之也。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引西湖餘志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淘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黑白傳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董思白在鄉時。鄉人皆惡之。俗所傳黑白傳傳奇是也。按黑白傳。今不傳。未詳其事。

英烈傳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勲。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勲以議大禮得上寵。謀進爵上公。乃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

日唱演於上前。

按英烈傳。今尚有之。不知為郭勳作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鄱陽湖之戰。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友諒啟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眼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蓋子興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英不居功。故人不知。獨英烈傳中明載。

按此。則郎氏又以此箭真屬郭英。

明祝允明野記云。友諒啟窗顧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按宣武者。郭子興也。則以為郭子興。而非郭英。

想當然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元人作劇。專尚規格。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想當然。託盧次樞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一捧雪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誌云。有人持玉杯曰。此一捧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

莫成偽造者。為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為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
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
狀。以是知命名不虛也。

按一捧雪傳奇。乃託詞耳。不謂真有此杯也。

水滸傳原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定時郭
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
今俱不傳。

水滸評本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故為說異之行。或自稱錦
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感
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
皆出文通手。

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水滸評本。前乎此有葉文通則無聞矣。

書影又云。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日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

書影又云。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後水滸

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岩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

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為陳雁岩作也。

西游補

國朝鈕琇觚賸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

按此書。未知今尚存否。

毛西河更正西廂記

國朝毛奇齡西河詞話云。西廂久為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遂字覈實。其書頗行。按今人止知有金聖歎之西廂。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廂。

儒林外史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為作傳。

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棨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四

清德清俞樾著

唐宋七大家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李紹序蘇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為之序。紹廬陵人。

按茅鹿門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蘇耳。

古人絕句亦稱律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今人以四韻為律詩。兩韻為絕句。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往體詩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為往體。僅見。

杜詩黃知橘柚來之誤

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嘗與蜀士黃文叔裳食花棹因聞蜀有此乎黃曰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極為佳句然誤矣嘗親到蒼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乃此棹也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欲為之解嘲為於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

按攻媿此書言杜詩者三事余獨錄此一事以見詩人之辭不可為典要也

韓翃詩誤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不知起於何時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水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過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

薰風嘏茗時

明楊慎升庵集云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嘏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

按此乃重過何氏五首之第三首。非前十首也。升庵說微誤。

升庵集又云。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用此音也。

按此未知可信否。姑廣異聞。

孟浩然詩失黏

國朝王夫之蔓齋詩話云。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又。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

按尚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則雲夢句。不得竟以為誤。

韓文昌陽引年之誤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云。昌蒲謂之昌陽。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即死矣。蓋其失自韓退之進學。以昌陽引年。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唐人論平淮西碑文

宋王讜唐語林云。柳八駁韓十八年淮西碑云。左餗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又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然則昌黎此文。在當時亦有未饜人意者。

又云。段相文昌。重為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為統公武為將。用左氏樂氏將中軍。樂廩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

宋時復立韓碑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陳珣字中玉。政和中。為蔡州守。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訐。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

按此知蔡州裴晉公廟。亦有平淮西碑。宋時又磨段文而刻韓文。此亦世所不知也。

韓昌黎擬范蠡書

明楊慎升庵集云。孫何稱韓退之。撰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

無此文。

宋廣平梅花賦非真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李忠定細梅花賦序云。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因極思以為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

又按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又云。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也。據此。則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以此知十七歲為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第。已是謬說。碑言作梅花賦。為味道幕僚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川之說也。

按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有二篇。而頗以其後一篇為疑。余已載於叢卷七矣。今乃知二賦皆偽。未知何人所作也。

又按自皮日休稱廣平梅花賦不類其為人。世遂以此賦例之。陶令閑情矣。不意當日蘇味道以此決其為王佐才。然則廣平梅花賦比王沂公梅花詩。身分更高。此亦人所未知也。

廣平梅花賦刻入楊升庵集中。有跋云。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佔畢。恨其未見。慎既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篇章。豈其然哉。

按升庵所見舊石刻。惜不言何年所刻。

宋景文悔其舊作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景文筆記云。余於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余最好太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西銘有疵

國朝張爾岐高庵閒話云。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此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為私賞哉。

蘇明允漢高帝論有所本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老蘇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

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強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余謂此乃闇合耳。非必襲用李說。老蘇論春秋適合公羊家。託王於魯之意。亦是闇合。非用公羊說也。

舉網得魚是鰕魚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魚。考之。乃鰕也。廣韻注。鰕。巨口細鱗。

注東坡詩斬春士人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錢仲仲為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池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咏。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

按此士。於舉世不為之時。閉戶注蘇詩。不可謂非有志之士。惜不傳其姓名也。

黃山谷襲用白樂天詩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黃魯直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達。何用一開顏。其一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

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十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按古人詩。一句一聯。偶同前人者。往往有之。乃襲用至數韻之多。則竊所不解矣。余與孫琴西太僕。三度同年。交誼甚深。而詩格則各別。余嘗語之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君所師者宋之黃也。乃觀此。則黃之與白。未始不相襲。

容齋又云。杜子美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按如此之類。古人集中甚多。不足為異。

閩音押韻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於垂虹橋。人疑為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又云。張仲宗詞中。多以否呼為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閩音也。如林外以鎖為掃。俞克成以我為襖。與好同押。皆鳩古之音。

余於叢鈔卷七。載閩士以高為歌。考官亦閩人。遂中選。疑為戲言。今讀此。乃知宋時

闌人自闌音押韻不足異也。

詩用等字

國朝高士竒天祿識餘云。北人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和詩用原韻

宋葉夢得玉湖雜書云。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

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妻謝氏贈公主詩。本為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兩人贈答。同用絲時二韻。此又在梁武之前。

徐五詩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二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

按此二句。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曾載之。評為奇而無理。而不知為誰作。今始知為徐五作。明末人也。

吳東里詩

同治蘇州府志引詩粹云。吳東里宗潛。崇禎末諸生。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為奇創。

按此詩。余兒時聞先君子誦之。今始得作者姓名也。

王漁洋秋柳詩

國朝陳康祺郎潛紀聞云。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見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

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障車文

明張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妝詩。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

洪子時及昏瞑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筮筮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余謂催妝詩堦氏為之障車文母氏為之味其名義可見

賦題限韻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莫英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為韻是也

按花萼樓賦以題為韻而止三韻則賦字非韻也今以題為韻者必連賦字押之未知所自始

又云八韻有二平六側者有三平五側者有五平三側者有六平二側者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

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按此則賦韵八字四平四側。田來久矣。

容齋四筆云。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於武德殿前。復試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韵。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韵。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韵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韵。垂實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韵。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韵。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韵。賦韵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可異矣。

按此押韵之法。殊為詭異。惜未得其詳。

明代時文惡習

明楊慎升庵集云。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題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

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

按正德嘉靖間。時文之弊已至此。又何責乎今之墨卷也。

刻本時文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日知錄自注云。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版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顧氏蓋未及見京華日抄。故不知其所自始也。

日知錄又引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驪選程墨始。

按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引慈谿鄭梁云。萬曆癸未。馮具區為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然則鈞元錄之先。有得士錄之刻。尚在萬曆壬辰之前。此刻闡墨之權輿也。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為榜首。與先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為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於是房有專刻。

按此又在萬曆癸未得士之前。且社稿非房稿。則亦京華日抄之類也。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人各一經。兼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兼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誥及表是已。

據此。則明初鄉會試。皆有刻文。由來久矣。

雙槐歲鈔又云。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文。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

按此知明初刻文。即今進呈鄉會試錄之權輿。由官刊刻也。若坊間刻以牟利。則自京華日鈔始耳。

明黃佐翰林記云。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司會試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

最喜曾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特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

按此可見當日所刊試錄。風行一時。士林奉為程式。與今所刊闈墨無異。

八股文限字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康熙七年。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斥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

按今時文。以七百字為限。用此制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第三場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

按此亦今制限字之所由始也。

臨去秋波制義七篇

國朝王士禛池北偶談云。近見江左黃九煙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遊戲之致。

按今人止知有尤西堂作。不知有黃九煙作也。漁洋亦因尤西堂事。而附注及此。吳穀人祭酒試帖詩斥落。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顛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伯和坤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

按祭酒試帖詩。至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四終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

清德清俞樾著

李斯壽字

國朝周亮工閩小記云。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

按閩中有李斯篆字。世罕知者。是亦一奇蹟也。

衛夫人帖非真蹟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此與師帖尤疏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能盡意。遂不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道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漪。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

按以蕭啟證之。則衛帖自可疑。但以不稱名為疑。則恐古婦人本不以名行。曹袁兩夫人書可證。未可以此決真偽也。

李太白書

國朝王漁洋居易錄云。吳天章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碑是也。

張有篆書魏字

宋洪邁夷堅甲志云。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中書侍郎林彥振喪其母魏國夫人。歸葬於湖。將刊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為魏下山。彥振命去之。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決不易也。自是人益賢之。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按唐人篆書。多不合六書。近世士大夫書篆字者。必以說文為主。說文所無。即是俗體。不可用。此律之嚴。當自張謙中始矣。

米襄陽論題榜字

宋米芾海岳名言云。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

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

又云。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

又云。老杜作薛稷慧普字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炭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柳應辰押字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予頃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其人。名應辰。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

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

按予於沈仲復廉訪齋中。見懸有大押字。未知即此否。當更就觀之。

國朝沈鑄銅熨斗齋隨筆云。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見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巖記。兄弟皆以疊字為字。亦好奇之過也。

羲獻

明張萱疑耀云。晉人善書。不甚解字。如王氏父子。父名羲。子名獻。尤可笑。禮含文嘉曰。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羲。禮器義尊。即周禮獻尊。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羲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黃王不分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嬰蘭兩字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論衡云。藉孺韓媽。形嬰骨蘭。皮媚色稱。嬰與麗同。蘭與妍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

按此語見論衡逢遇篇而今刻論衡皆作形佳骨嫺失古字矣。

又按襄二十八年左傳李蘭尸之杜注解為服蘭之女余謂女不必皆服蘭服蘭之女亦不可便謂之蘭蘭疑變之假字即詩所謂思變李女也今得此說又疑李蘭當作李蘭矣然從蘭省即是從蘭而從女從蘭實有嫺字見後漢書王丹傳即嫺字也嫺蘭一字乎抑兩字乎。

寅字音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寅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寅畏讀如銀今讀寅卯之移為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之詩可見

按所引杜周士樂伸閏月定四時詩皆於支韻押寅字今不錄然則唐人押寅卯之寅亦不一律也

按廣韻六脂以脂切有寅字敬也亦辰名十七真寅辰名翼真切是脂部寅字敬

為本義。辰名為亦義。真部寅字。專訓辰名而不及敬也。一訓國朝佩文詩韻從之。然則訓敬者。宜押四支。訓辰名者。宜押十一真。以此為別。未知是否。

賠當作備

明楊慎升庵集云。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償補也。音裴。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從備為古。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云。賠字不見於玉篇類篇等書。古人多用備字。或作陪。明永樂實錄追陪字。皆不從貝旁。

另應作令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黃山谷品令茶詞。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云。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明楊慎升庵集云。俗謂異日。曰另日。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為善。非是。

袂當作幘

宋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幙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襪被之襪同。今譌音為僕。按說文有幙無襪。襪即幙之或體。幙音伏。字遂變作襪矣。

娵嬛當作琅環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娵嬛記三卷。署元伊世珍撰。相傳明常熟桑悅造娵嬛二字。不可解。所造娵嬛福地事不涉女子。似當從玉。謂琳琅環之。向見明人徐象梅琅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琅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瑯環記二本。有套東庫南裏間。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娵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祕書行。而從女且為典故。不求甚解矣。

靦腆當作緬靦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中心有愧。見之顏面者。謂之緬靦。

按今猶有此語。而俗或書作靦腆。考靦腆二字。並他典切。則當從宋人作緬靦為是。

穆護歌當作木瓠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黃魯直云。予嘗問人。皆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夔間。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餅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為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

阿字讀側聲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韻但載於七歌。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阿那邊。始作側聲讀。蓋用方言。至元人作韻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卻無此音也。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載徐德寶造墓告神文。男徐雙。次男亞全。女亞前。亞即阿字語助詞也。

但字讀平聲

國朝王士禛居易錄云。洪文惠适盤洲集。和景虛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芻蕘雉兔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如盡意看同。二公皆精說文。

之學也。

國朝沈濤銅鬩斗齋隨筆云。元和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為然。

居易錄又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詩。正旦酬白雪。旦音丹。是旦字亦可讀平聲矣。

華山之華可讀平聲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兩讀。

按以說文言之。字當作萐。然南衡北恒均不從山。則萐未必其為古字也。水經注云。華山遠而望之。有若華狀。則字作華。而讀如華。不注之華。或轉為古音古義矣。忌用哉字。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稍制多士。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政和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

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以為哉音與災同。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按文字避忌。至禁用哉字。真所謂轉喉觸諱者矣。

明代制誥用沈體

明黃佐翰林記云。太宗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謄寫。累遷至學士。惟食學士俸。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粲。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於朝。孝宗亦愛沈度書。宮中妙習焉。嘗求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之中書舍人。故今朝廷制誥。猶用沈體云。

按沈體。在明代盛行如此。而今至無能舉其姓名者。何也。

翰林記又云。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儲翰林。用諸內閣。辦文書。一時翰林善書者。有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潛之真。楊文定之行。皆知名當世。

姜體書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為門役。工佐書。習姜太僕立綱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宮。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

按明呂坤實政錄興復社學條初入學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者寫姜字體刊布余初不知姜字體為何人所書之載之曲園雜纂第三十六矣今乃知姜立綱也惜其書今無流傳者否則供童子楷模頗得也

壹貳參肆等字隋唐已然

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壹貳參肆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隋龍藏寺碑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岳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阡伍伯石蓋不自宋始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制詔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然則壹貳參肆等字後世公牒循用謂可以杜改易之弊者在唐時轉有禁也

卍字出古錢

元吾邱衍學古篇云泉志聞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卍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

按所謂泉志者。惜不言何人所著。所謂古錢者。亦未言為何代錢也。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時。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不知古來本有卍字。而佛胸像之邪。抑此字。本出於佛胸也。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出卍字之形四字。注云。今勘梵本。卍字乃是德者之相。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元非字也。然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為萬。又出卍字云。梵書萬字。今人但知有卍字。不知有此二形。

諸暨浣紗二字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仙游唐梅臣為諸暨令。既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為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以為褚河南。又爭之。為唐宋人高手。按此二字。至今尚在。

靴傘等字

國朝宋翔鳳過庭錄云。繖字作傘。鞞字作靴。見隋書禮儀志。人葭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乃方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宀。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字。未之見也。未審於何文而得。上笑曰。知卿夙儒。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

人字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長樂陳修園著醫學三字經。其解人字云。人具陰陽。人字左筆為陽。右筆為陰。陽清而輕。故左ノ輕。陰濁而重。故右ノ重。陽中亦有陰。故左ノ先重而後輕。陰中亦有陽。故右ノ先輕而後重。

按此說。但以今楷書字體言。而頗有理。

又說心字云。小篆心字。乃一倒火字。蓋心本屬火。不欲炎上。故倒之也。

按此說。前人已言之。然不甚似。余嘗謂古今心字。有生死之分。古篆書心字作。其上兩筆。有包護之象。使心火不致上炎。其下一筆。作挹注之形。可以下交腎水。此生象也。今作心字。其下不通。則腎水不能交矣。其上不特上炎。而且旁溢。則火

之為害烈矣。此死象也。其說甚瑯。而理亦不易。附記於此。

宋何遠春渚紀聞云。吳興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謂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勺也。陳修園說心字。本此。

作字錯誤

宋袁文瓊。牖間評云。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王荊公作詩。有十竿玉三字。卻寫十岸玉。恐皆是筆誤耳。

碑有旁注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行記。見字旁。注胡旬。反又咸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誤書加字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趙從善尚書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加字。吏曰。草頭下著加。即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按國朝褚人獲堅瓠集。載一館師不識加字。誤書作蒙。作佳。作茗。作苟。作菩。今

乃知有所本也。

側定政宗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版。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疏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四字皆誤也。

書口作么

國朝鄺滋德諸暨詩存。載明人王鈺為江西提學僉事。有一生書員字口作么者。責之以通用對。即以勾勾台呂允兄吉去八字。使通之。眾驚服。因歌曰。勾不可句。台不可呂。允不可兄。吉不可去。

按國朝褚人獲堅瓠集。引善謔集云。唐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為單。單乞改正。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呂兒縣。改作呂州。台兒縣可乎。是方口尖口。古人已有此辨。惜王君未能引此以折之也。然勾之與

句。則實是一字。

正音書院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云。閩中各縣。從前皆有正音書院。所以訓習官音也。雍正六年。欽奉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編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

通達矣。各處正音書院。蓋當時督撫遵奉上諭。飭屬所建。無如地方官。皆視為不急之務。任其墮廢。以予所見。惟邵武郡城。尚有正音書院。亦改課詩文矣。

按南蠻駛舌。自古病之。至我朝有正音書院之設。亦周官大行人。諭言語協辭命之遺意也。然今知有此事者鮮矣。

四方之音

國朝王崇簡冬夜箋記云。北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東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唇者。不利於嚶。

三十六字母有誤

明焦竑筆乘引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說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出局涓傾。團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茶香室續鈔卷十五終

茶香室續鈔卷十六

清 德清俞樾著

秦鑄銅人有二

西京雜記云。高祖入咸陽宮。金玉寶珍。不可稱言。其尤異者。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組繩。則眾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

按始皇本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索隱引三輔舊事云。各重三十四萬斤。此人所習知也。乃又有此小銅人十二枚。則人罕知之。

呂保藏漢篆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梁山軍。有涼山。呂保藏漢篆云。涼山保。有呂保藏。在絕崖。半腹有一穴。人跡所不到。漢末。赤眉之亂。有呂保藏家。資巨萬。齎金寶緣木而上。鑿崖。以居。盡伐崖下木。寇不能近。後舉家終焉。紹熙中。有樵夫。得券於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云。西漢之末。赤眉邂逅。黃金千兩。坑埋而走。羔豚十祭。其財自阜。

今藏所猶存。

按此亦避亂之一法。但言齋金寶。不言齋糧食。何所得食邪。其人當姓呂名保。不當連藏字為名。

馬伏波射潮

國朝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云。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關公殺顏良文醜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

按三國志本傳。但有殺顏良事。文醜非公所殺也。乃宋時即有此說。則今演義流傳亦有所本矣。

三國蜀時斷案文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按自三國至宋時八九百年矣。而此舊牘猶存。是亦奇蹟。惜當時無好事者鈔錄。

以傳於世也。

蜀中寫像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云。蜀自炎漢至於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真容。年代既遠。積損皆盡。惟唐杜相國。及聖朝呂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失寫貌人姓氏。

按宋呂陶淨德集。巡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者。繪象天慶之仙遊閣。愚因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乃蜀中舊俗。已載於叢鈔卷三矣。今觀此。知蜀中畫像之風。自漢世已然也。

名畫錄又云。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慈寺。此則蜀中畫像。不但人臣有之矣。

名畫錄又云。王氏永平。廢興聖觀為軍營。其觀有五金鑄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養。然則明皇幸蜀而還。蜀中有良金寫像之事。又不止畫像已也。

安祿山造像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曰。蓬州有安祿山題在透明巖。大唐先天二年。安祿山造彌勒佛一龕。祈福象之。

按安祿山死於至德二載。年五十餘。而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歲次癸丑下。及至德二載。歲在丁酉。已四十五年。以年月考之。祿山是時未及十歲。不應入蜀祈福。恐別有姓名偶同。姑兩存之。按此必非一人。然則唐時別有一安祿山也。

歐陽詢賺蘭亭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就越詐求之。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唐明皇自稱鴉

宋王謹唐語林云。明皇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小字蟲娘。時代宗起居。上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尚之。封壽安公主。

按明皇自稱阿瞞。人知之。自稱鴉。則未聞也。

唐時京城築者

宋王謙唐語林云。中書令郭子儀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郭令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按此築者大有見。韓昌黎巧者王承福傳。恐即本此而行之。

王摩詰語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

清義何氏碑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隆慶府有清義何氏古碑。在劍門縣。有登高臺。存一古碑。唐光宅中建。其間所載有名慕者。於此生四子。孝弟義遊。家八十口。不異居。儀鳳二年。敕賜清義門。

按此亦旌表義門之故事。

宋韓流澗泉日記云。高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按此亦一義門也。當表出之。以存吾宗盛事。

南漢劉龔康陵之侈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云。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

又黎遂球蓮鬚閣集云。予家版橋對岸。有洲名北亭。崇禎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築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識。

宋太祖禁分市

宋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太祖謂諸將曰。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毋得夯市。及犯府庫。

按夯俗字。康熙字典引字彙曰。呼講切。近壑上聲。人用力以舉物也。縱兵大掠。謂之夯市。其義未詳。

宋高宗論放生

宋韓流澗泉日記云。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今原有處。復舊可也。

宋高宗初議諡堯

宋杜範清獻公集。詹體仁傳曰。遷太常博士時。高宗定諡。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諡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高宗。諡為高力爭之。議始決。

按高宗生前尊號有光堯之稱。蓋以其禪讓也。乃歿而即以為廟號。則固不如高宗之稱。為得體矣。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高宗廟號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按思陵錄

云。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寘考之寘。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為義。則高宗亦可。乃就初義。據此。則似無堯宗之說。

宋二后像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頰。衣冠乃道人者也。度宗后全氏。廣頰鳳眼。雙眉入鬢。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

按自明至今。又二百餘年。中經兵火。未知此二像尚存否。

辨麥舟助葬事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

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為文正作墓志。為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是事。

梁山濼賊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粗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昇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為謝罪乞命。

按此梁山濼賊。即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為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投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為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為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寢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即此。

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背刺盡忠報國字

明沈德符野獲編補遺云。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為遼東總兵官。照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至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上怒。杖而戍之嶺南。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綰。為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天下至今嗤笑。至照而五矣。

又云。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此又刺面而非刺背。宋史呼延贊傳。贊有膽勇。常言願死於敵。編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

按此又在岳武穆之前矣。

大佛頭為賈平章纜樁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大石佛寺。考舊史。秦始皇東游入海。纜舟於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皇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即下湖船。不用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樁也。

按西湖大佛頭為秦皇繫纜石人人知之賈似道事世罕知者張氏不知據何書果如其說則南山必尚有一繫纜處

元朝本非蒙古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古今記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白曰黑皆事女真黑韃靼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然則元朝乃韃靼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蓋即唐之蒙兀部亦謂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

按此則金元同種元朝本非蒙古也忒沒真史作鐵木真今正為特穆津即元太祖

明南京大內有宋理宗書額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清勁竒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明初有意都汴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云。五月。上幸汴梁。即開封府也。議定都。車駕至汴。築臺以祭天。臺今在布政司治。又築臺於南薰門外。名封臺。以為祭神之所。八月。還京師。詔以大梁為北京。

按此。則明初固有意於都汴矣。

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友人言。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為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余曰。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按此。則明中葉以後。并大梁之為北京。亦有知有不知矣。

大中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按大中。乃唐宣宗年號。大中通寶錢。未必明初所鑄。

建文復歸事傳聞之異

國朝顧炎武菴中隨筆云。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其實。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

按此書。惜不言其名。不知何書。

明張萱疑耀云。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余意當以貴州志為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為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淨慈舊有建文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淨慈寺。永樂間。建文帝隱避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明初克蘇州地紀載之異

明楊循吉吳中古語云。張士誠據有吳浙。大朝行弔伐之誅。太傅中山武寧王為元

帥以長圍圍城。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密遣人納款。武甯引兵從閭門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引兵從封門入。遇士女必處以軍法。武甯急使人奉令牌迎信國軍曰。投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封門以信國之入。至今蕭然。武甯入閭門。故至今民物繁庶。餘門不及也。

又楊循吉蓬軒吳記云。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甯王入閭門。不殺一人。至卧佛寺。兩王相遇。武甯始戒忠武勿殺。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甯今已五傳。子姓繁衍。固嗜殺不嗜殺之明驗也。兩書同出一人。而記載不同。當更核之。

按明史太祖紀。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討張士誠。二十七年。論平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則信國公即徐中山也。吳中故語所云。疑失實矣。考湯和於洪武十一年。進封信國公。本傳云。從大軍伐士誠。戰於閭門。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克之。則所謂信國從封門入者。豈謂湯和歟。

又按常遇春傳。諸將破封門。遇春破閭門以入。則入閭門者是常遇春。而非徐達。

矣。

蘇州三學罵王敬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云。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大肆厥惡。時使士子錄書。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時方近秋試。諸生不往。敬怒。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於姑蘇驛。敬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欲笞學官。諸生大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罵之。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毆之幾死。明日。召知府劉公瑀。訪求罵者。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乃引罵者。答於皇華亭下。各二十。敬至闕下。以事上下。巡按推治。巡按張公准不肯承旨。重繩諸生。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得末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寓園雜記云。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以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維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攀援

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樂於湖湘江右江浙江東諸郡。一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人。專務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

按此叙王臣本末。較吳中故語加詳。

按明代吳中義憤之舉。惟五人墓一事最著。前此有葛誠事。其墓即在五人墓旁。余為作葛將軍墓歌。同年應敏齋為臬使。曾表章之。然其事迹稍晦矣。至此事。人無知者。諸生中亦無有慨然身任。如葛誠。顏佩韋等者。惟戴冠對知府數語。稍有丈夫氣耳。乃據知府劉公賁諸生語。知永樂間。尚有秀才罵內使事。則更無可考矣。

國朝汪琬堯峰文鈔。有顏中和事略云。中和父宏仁。為怨家周昌所殺。中和年甫十。三。取折薪斧礪之。束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逾三年。懷斧出門。直昌市中。自後揮斧。中昌首。又斧之。會其兄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釋中和。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佩韋以義。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

按顏佩韋事甚著。其後又有顏孟和兄弟。則知者罕矣。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貞勝編云。五人墓事。世豔傳之。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開讀時。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牆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斃其片肉。擲以飼狗。

按此事。世少傳者。以童子十餘人。成此義舉。則更奇矣。

紅船白船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云。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明文林琅琊漫鈔云。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明董穀碧里雜存云。聖祖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值歲除。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迄今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

按滿江紅之名。至今猶在。白船之說。則無知者矣。

明楊循吉吳中故語。三學罵王敬一條內。載知府劉瑀責諸生曰。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邪。初不解紅船語。讀此乃明。

按此事在成化時。是其時。吳中尚有紅船也。

明熹宗自演戲

國朝陳惊天啟宮詞云。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花發時。一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

棗兒

國朝無名氏談往云。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皆曰。宋阿罩。至李賊破城。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棗兒。訛言宋阿罩者。以上聲讀去聲也。

按李自成小字棗兒。知者亦罕。

福八

國朝黃宗義思舊錄載沈士柱宮詞云。鸚武金籠喚御名。注云。帝號福八。貴妃因教鸚哥呼之。

按帝謂明福王也

金三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疴羸。楊悔恨。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中。有八大篋。蓋盜所劫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之來。悉以篋入舟。抵儀真。啟視。皆金珠也。即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壻。母嘗之。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纜。笠戴之。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同兒相與抱哭。驩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冢。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按小說中。有宋金郎事。即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

盧舍庵有明太監孫隆像

明張岱西湖夢尋云。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曆十七年。修

築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頗極壯麗。近為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

投盧舍庵。即在余俞樓之東向。不知其所始。今始知之。然已化為荒煙蔓草。孫像亦烏有矣。

明代杭州有山東香客

明張岱西湖夢尋有香市記云。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曰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

按此則明代西湖有山東香客。今無是矣。

茶香室續鈔卷十七

清 德清俞樾著

旃檀佛像始末

國朝高士奇金螯退食筆記云。宏仁寺。康熙年間。即清馥殿基址改建。迎旃檀佛居之。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叩之。聲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於沈碧。并恭載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記。其略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為母氏說法。時優填王以久闕瞻依。乃刻旃檀佛像。聖表目健。連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及佛復降人間。其像升空。謁佛。佛為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闕忠寺。十二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

內殿火尚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戌。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

按旃檀佛像。余於叢鈔第十三卷。已載之矣。然所錄止鐵圍山叢談。宋後之事。不得其詳。今讀高澹人所記。故又備錄之。

又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而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但言自龜茲至涼州。至長安。至江左。不及扶南。高氏筆記又云。考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據此。則又自天竺徑至江左矣。且如其說。像乃贗鼎也。此事荒遠。不甚可考。今恭錄御碑。餘不具論。

觀音大士傳

元時管夫人所撰觀音大士傳云。觀音生西土。諱妙音。妙莊王之季女也。將笄。王以

三女覓贊塔長妙因次妙緣順旨觀音以忤王被貶後王病瘡瀕死乃自幻形為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療王以二女為至親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度生靈一啟口必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即自斷劍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顙叩天地求為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於是敘父子之情極歡勸王修善王從之。

按此本唐僧義常所說余已載於叢鈔第十三卷矣今見管夫人所撰傳又記之要是俗說非其實也。

文選嘯賦注引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糧常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性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怖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按此疑即妙莊王女之說所自來姓音或即觀世音也。

明楊慎升庵集引文選。此注有女字。姓音句。誤作有女姓音。遂標題音姓。仙女。是以音為此女之姓矣。升庵之疏。乃至如此何也。

普陀山觀大士現身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滄洲人張漢儒。至普陀謁大士。一老人曰。欲見大士乎。張曰。大士安得見。曰。但祈禱。當有所覩。張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惟見側面。又禱曰。願睹正面。大士即又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卷鬢。高顛隆準。衣綠色。半身。在雲氣中。不可見。眾歡喜稽首。倏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於此。供灑掃之役。

按此知世間所畫大士像。殊未肖也。

居易錄又云。長安薦福寺僧行美。謁普陀山。與雲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禱。願觀大士慈容。倏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貌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是大士現身。亦無定相。

換觀音像

宋王明清熙豐日歷云。敕下江東轉運司。斷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府陳繹。

為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並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鵬。

按此等罪案絕奇。

龍猛大士

宋鄭思肖中興集醉鄉詩。効取龍猛大士樂。盡點大地變黃金。注云。西土龍猛大士。有樂能點大山為金。相傳今尚有龍猛金。

按此則釋氏亦有爐火之術。

八百羅漢

國朝朱彝尊曝書亭集書五百羅漢名記後云。杭州淨慈寺五百羅漢塑像。自宋有之。曹太尉勳記之詳矣。特其名梵冊不具。同里高念祖以其大父工部郎道素所藏。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名號鏤板附釋藏之後。

按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眾。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百居鴈宕。故梁克家三山志。懷安大中寺。有八百羅漢像。太尉南渡。僑居赤城。宜止及天台五百人也。

按五百羅漢之說。屢見梵書。余於小繁露。已略載之矣。八百羅漢。則世罕知者。故

表出之。至曹太尉雖為羅漢堂作記。而實非曹所創建。謂以曹僑居赤城。故止及天台之五百人。恐未必然也。

又按國朝范鉞廣雁蕩山志。引宋尚文靈巖寺碑云。

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贍部洲。自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知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僧行亮神胎。至温州樂清山門鄉。見西有巨山。旁詢耆老。則曰。是為雁蕩山。中有龍湫。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大師贊休。嘗著羅漢讚文。至第五諾詎那尊者篇中。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而後知南贍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按此則八百人並居雁蕩矣。

月中兔是佛化身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云。月中兔者。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眾生。見而發意。

按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注云。穴。決也。決。鼻。兔也。是月中有兔。本出緯書。乃梵書。又以為是佛之化身。此事世罕知者。

不動尊佛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事之極恭。

更生佛

宋洪邁夷堅乙志云。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述。病死。遇故人曹惟吉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少焉。吏引入殿下。放還。述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虞名祺。字齊年。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

按更生佛名。世無知者。以古佛名而虞公得為之。豈佛名亦如人間官職。可迭為之乎。

秋露子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秋露子。梵言舍利佛。舊文言舍利子。此譯云。鳩鴿子。從母為名。母眼似鳩鴿。或如秋露鳥眼。因以名焉。

按世人皆知有舍利佛。不知有此二名。秋露鳥。亦不知何鳥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引龍舒心經云。舍利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

名之或曰舍利鷲鳥之眼。

按此則秋露鳥其即鷲乎。

六祖真身

宋文信國指南後錄有南華山詩。自注云。六祖禪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為亂兵剗其心肝。乃知患難。佛不能免。況人乎。

按六祖真身。於數百年後。遭此一劫。信乎大患在有身也。

又一題云。己卯五月十八日。予以楚囚過曹溪。宿寺門下。六祖禪師真身。頃為亂兵。剗其胸。探其心肝。蓋意其有寶。故禍至此。

佛圖澄姓温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温。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

按晉書藝術傳。高僧傳。並云本姓帛氏。此乃云姓温。何歟。

三階

唐韋述兩京雜記云。化度寺。隋高顛捨宅立。有沙門信行。自山東來。顛立院處之。撰

三階集三十餘卷。大率以精苦忍辱為宗。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庸。今並教之。故以三階為名。其化頗行。故為化度寺。

醜醜和尚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云。智顯禪院在橫山下。梁人吳廣施所居為寺。祥符中心印。軻禪師重建。初醜醜和尚以錫叩石。清泉為流。雖水旱不增減。軻師引泉足用。迄今猶存。

按和尚名甚奇。廣韻二十二覃。有醜字。火含切。面紅也。豈以貌得名邪。

胡僧以畫傳

陳姚最後畫品錄云。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五書僧

明楊慎升庵集云。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後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晉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

法極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研北雜誌。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佛印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予游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問師。寄此山幾年。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袈裟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邪。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予曰。然則手中紙軸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歎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邪。

按王漁洋居易錄引此事而言。佛印為坡公所喜。而行徑乃如是。余於叢鈔卷十。二載參寥後還俗事。今又觀佛印事。乃知古所謂詩僧。大率類是矣。

又按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游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為坡公

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金碧峯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啟之見客座新聞。

按明代坊間有東洋記一書敘三保太監事書中有金碧峯和尚。

程明道歎僧家威儀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明道先生嘗至天甯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闍士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李太白詩衡嶽有闍士五峰秀真骨闍士開士皆僧之稱。

僧尼受戒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周世宗廢並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北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

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宋時僧牒甚貴

東坡集雜記有一則云。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為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按一人十千。三十人則三百千。然則宋時僧牒甚貴也。

按度牒之直。詳見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引章俊卿羣書考索云。元豐七年。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是度牒之直亦有高下。又云。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則南宋時度牒有貴至八百千者。

國朝錢大昕恒言錄引陸放翁為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有空手要七十萬錢之語。則宋時一僧度牒直七百千也。

按此乃南宋之制。若北宋時。則不至此。恒言錄引東坡知杭州日。乞支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若一牒七百千。則二百牒。得錢一千四百萬千。以此修本州廨宇。不太多乎。又引東坡請以度牒二百道。買米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是每道直米一百二十五石。而以優價入。減價出。則度牒一道。止直七十五千。

禪家六籍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按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皆通般若心經。金剛般若經。楞伽經。命學士宋濂考校之。不通者。令還俗。然則明代考校僧徒。止三經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御筆。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是宣和間道家所習。有此四經。是可與釋氏六經並行矣。惟黃帝內經。乃醫家言。與老莊列並習。殊不侔耳。儒書中。惟周易尚可附會。為道家之說。此外實無可附會。不得已而取孟子。或以其有養氣養心諸說耳。

能改齋漫錄又云。其在學中。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闕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按此蓋因其時命學校諸生。添治黃帝老莊列四經。故增此士名。定其官品也。亦人所罕知者。故附錄之。闕士之名。則未詳也。

金剛經偈語異文

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元魏留支譯本作一切有為法。如星鬚燈幻。露泡夢電雲。陳隋以下諸譯本。雖語句小異。而此九字皆同。今世止行鳩摩羅什本。無復知此矣。世俗讀金剛經者。盛稱此四句。唐伯虎以六如自號。亦取此也。若依留支本。則有九如。

共半三十比邱百

金剛經云。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隋大業中。三藏笈多譯本作與園中大比丘眾。共半三十。比丘百。解者云。即千二百五十人也。以三十而百之。則三千。以三千而半之。則千五百。除去一千。又以五百而半之。則二百五十。合前一千。即為千二百

五十人半而又半。故曰共半共合也。

按如此譯經，紆曲太甚，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轉經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唐詩服玩僧收為轉經，今人謂寫字為轉經，非也。西域之俗，以木規圓為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牝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牡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

新伊舊伊

明楊慎升庵外集云：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

升庵又云：西域以無比為伊，字最尊。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

淨賄

國朝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僧利卿井闌石刻云：開元寺僧利卿謹舍淨賄壹拾叁貫文有餘，重修義井一口。

按淨財屢見唐宋石刻，淨賄罕見。

兄妹共寫法華經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顧清宇有唐朝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鬣。後題云。燕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今為張謀遠珍藏。

餓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釋氏說餓鬼名面然。又名餓口。言餓則飢。餓出於口。而面若然也。有唐實叉難陀譯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呪經一卷。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有瑜珈集要。餓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

按此皆僧家放餓口之緣起也。

善男善女有二解

金剛經六譯疏記云。善男信女有二義。一以人稱。是四眾人也。一以法喻。以羅漢性剛直。能自善不能化人。表為善男子。菩薩性柔和慈悲。能自化化人。種佛善根。紹隆佛種。表為善女人。

按此知觀世音菩薩。今作女像。亦非無理。

西天僧來東天求佛

國朝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云。二十七日。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遊普陀五臺峨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麻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麻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僧作制義。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即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往遊金陵。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奇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入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語云。明之內監。有所謂隨堂秉筆者。舊由司禮監薦舉。崇禎元年。始面試。以時文。欽出事。君能致其身題。鄭之惠曹化清二人。皆考中式。至十二年。

夏季李承芳署司禮監印。其名下顧三聘。密託王建鼎代作。選於眾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上立將三聘責斃。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事見劉若愚酌中志。足見明季風氣崇尚八股之深矣。

按縹流且試以時文。則此亦不足異也。

稗沙門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如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穉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

焚佛骨萬二千斤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

按佛骨安得如許之多。不可曉矣。

野獲編補遺云。嘉靖十五年。勅廢禁中大善殿。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

牙等。議投之火。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
據此則佛骨兼有佛頭佛牙。且必是元代所奉番僧之遺蜕。非唐時所迎奉者比
也。

茶香室續鈔卷十七終